

党旗飘扬 八十四年的惦念

汪志

年过九旬的岳母，闲暇时常常回忆往事，提及最多的，就是 84 年前，她和家人一起救助红军女伤员的战事。

1936 年冬天，来自鄂豫皖及川南等地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(以下简称“红西路军”)两万余名将士，由宁夏一路向西走廊腹地开进。次年 1 月，红四方面军与马步芳部队(马匪军)在河西走廊展开了浴血奋战。彼时正值寒冬腊月，红西路军将士面对敌人的疯狂围剿，在敌众我寡、伤亡惨重、饥寒交迫、粮弹无济的生死关头，依然坚守阵地，灭敌万余人，最终少部分将士成功突出重围，部分受伤将士被打散到附近的偏僻乡野。

一个寒冷的傍晚，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岳母去自家后院抱柴草，突然发现草垛旁三名受伤的红军女战士，她们穿着灰色军衣，戴着红五星的帽子，衣服单薄，满身伤口，冻得浑身发抖。

岳母胆怯地后退了几步，因为当时整日整夜的枪炮声吓得乡亲们不敢出门，大家都知道来自东边的一支军队正跟当地的马匪军打仗。看着眼前几个女伤员，岳母虽害怕，却也壮着胆子问：“你们哪来的，跟谁

打仗，怎么在我家院子？”

这时，一名女战士坐起来说：“小妹妹，不要害怕，我们是南方来的中国工农红军，是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，这几天跟这儿的马匪军打仗，伤亡很大，我们几个受伤后又冻又饿实在走不动了，在这儿休息一会儿，马上就走。”

马匪军在本地作恶多端，专门欺压老百姓，穷人有苦难言，敢跟他们打仗，一定是好人。想到这里，岳母立即跑回屋叫来父母，要将几名女战士扶回屋里，可岳母的父母有些犹豫。因为战争结束后，马匪军到处搜捕被打散的红军将士，不许老百姓收留，一经发现，全家人都会遭难。

此时的女战士不愿连累老乡，执意不进屋，好在岳母两边做工作，她们才答应去家里包扎伤口。处理了伤口，吃了一顿杂粮做的热饭，三名战士刚躺上热炕，就睡着了。

虽然是夜里，但为了防止马匪军突然搜查，岳母立即叫来了同村比自己大几岁的岳父(当时他们定了娃娃亲)，让他爬到村边最高的白杨树上站岗放哨。夜晚北风呼啸，天寒地冻，岳父一直趴在树干上，直到女战士们醒来，并坚持趁夜色转移到其他安全地带，才从树上下来。临走时，岳母将自己的几件棉衣服送给了她们御寒，并将家里的少部分干粮装进她们的口袋。

“那三个红军女娃娃最后有没有被马匪军抓到？她们有没有找到大部队？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活着？”几十



年来，岳母经常自言自语。我总安慰她：“一定会找到的。”因为我从红西路军的后继历史中得知，当年被打散的将士，一部分突围到了新疆，另一部分通过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辗转到了延安。

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，像岳母这样勇敢救红军战士的故事还有很多。据张掖市临泽县史料记载，当年红西路军在临泽县梨园口、汪家墩、三道柳沟等地与马匪军血战一个多月，留下了下营村红军标语墙、李先念拴马桩、红军井……也留下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。

1987 年，为缅怀红西路军革命先烈，临泽县人民政府修建了一座红西路军烈士陵园，徐向前元帅在纪念

碑上亲笔题写了“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烈士永垂不朽”。从那年开始，每年清明节，岳母都要去烈士纪念碑前鞠躬，在纪念馆的图片前久久驻足。

红军西路军烈士陵园内，苍松翠柏苍劲挺拔，数千名烈士长眠于此。这里，记录着中国共产党红色革命中那一段悲壮的历史，记录着红军将士用热血铸就的红西路军精神。84 年过去了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，历史也将不断证明，有一种信仰和精神将永远熠熠生辉。(作者供职于中核集团甘肃雷晶生化公司)



水乡春耕



种、育秧……环环相扣，所以还有备耕之说。当春风唤醒沉睡一冬的土地，过不了正月初十，村里的男男女女便扛起扁担、挑起粪筐，清理猪栏牛圈里堆积如山的农家肥，由此拉开春耕前的备耕序幕。

那时候，种田很少用化肥，全靠长年累月喂猪养牛积攒成堆的农家肥。备耕时，青壮年劳动力挨家挨户清空猪栏牛圈，一担一担将肥料送往田间地头。整个正月，乡亲们肩挑百余斤的担子，早出晚归，穿梭于村庄与田间。大家的备耕热情高涨，遇有暖阳天，干脆脱了外套，卷起裤管，甩开膀子干，等到红花草花开满田，便将农家肥均匀撒散开去，等待开犁翻耕。

到了惊蛰，村里安排人将选好的稻种晒上一天，

装入大木桶，接着倒上按比例配好的石灰水，杀菌消毒后，再浸泡一天，让种子喝足水，装回垫上草垫的木桶，盖上破旧棉被保暖保湿，静等种子萌芽。

没过几天，嫩芽破壳，伸展出洁白的根须，接着长出粗壮的芽苗。此时，天气渐暖，木桶中间位置的种子往往最先发芽，也容易因聚集的温度过高，烧坏根须和嫩芽。为保证出芽率，需每日早晚各轻翻一次，一个多星期后，便可播撒进平整好的秧田。

农时不等，人，还未进入仲春，赤脚下田的农民，忍受着寒冷，精心侍弄出一块块平如镜面的苗床，让稚嫩的芽苗在新的环境里安稳扎根。

春日的绵绵细雨，时常裹挟着雷电和冰雹，总想变着法儿破坏农民们播下的希望。好在长期劳作，让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芽苗播进秧田后，白天管理相对容易，到了夜晚，他们竖起耳朵，静听天气变化，稍有风吹草动，立马披衣下床，打着手电筒赶到田边，尽快给秧田放进足够深的水，以抵御极端天气带来的侵害。坏天气过后，他们又将

秧田里的水放个干净，让秧苗充分享受雨露滋养。

次日清晨，一批庄稼的“好把式”牵来耕牛，拖上锃亮的犁铧，犁开芬芳的泥土。犁头下不时翻出的泥鳅、黄鳝，惹得孩童追逐其间。

秧苗一天天长高，远远望去，大地如同盖上了绿毯。秧苗满月在即，东方刚刚放亮，乡亲们早早来到秧田，拔起一把把秧苗，洗净、绑扎整齐，移栽到大田。日复一日，拔秧插秧，待到育好的秧苗全部移栽下田，一年的春耕才宣告结束。

集体耕种时，大家一起播种，一起收割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，勤劳的庄户人家在春耕备耕的节骨眼上，舍得倾注汗水，待秋收的季节，土地便会毫无保留地回馈给他们丰硕果实。后来，尊重农民自愿，土地又流转给了种粮大户，春耕生产由农耕型向机械化转变，备耕也由偏重经验向科学技术耕种蝶变，中间环节大为缩减，农民们省却了祖祖辈辈、年复一年的备耕辛劳。

(作者供职于国网安庆供电公司)

胡晓言

春日的田野，金黄色的油菜花竞相怒放，田野里地势低洼的地方，农机手操纵着农机不停歇奔跑着，搅动起一簇簇的水花，一幅江南水乡春耕图瞬间跃然眼前。

春耕生产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积肥、犁田、浸

「拜访」梅先生

张金剛

那日，我暂住进北京群力胡同，清晨遛弯儿，拐过护仓胡同，走到护国寺街东头 9 号，竟听说这里是梅兰芳先生的故居。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，青砖院墙，朱红大门、清静幽居。有意冒昧登门，却数次碍于时间过早或过晚，只好折返。

春日清晨，繁花满枝，暖意融融。又行至梅先生门前，门竟然开着。缓缓怯怯迈槛而入，不料，被看门人唤住：“梅先生不在，不过您倒是可以在院里走走看看。”

一入大门，迎面青砖灰瓦的影壁前，有一尊梅兰芳先生的汉白玉塑像。西装革履，发型精致，眼神清澈温润，面容亲和优雅。两侧植了修竹，竹叶青翠，体态曼妙。轻风中，竹叶沙沙作响，摇曳生姿，投影墙上，虚实呼应，相映成趣。

前院有两株大树，院外可见树冠。因还未发芽，一时不好辨识。细瞅，东面一株为椿树，树皮龟裂透着沧桑，高耸过墙直插蓝天。西面一株则为楸树，繁枝上悬挂有串串种荚，风过摇曳，如凤冠上的珠玉流苏。一椿一楸，寓意健康长寿、紫气东来，静静地与梅先生一道，看尽、演尽人世春秋。

楸树下是一道橱窗长廊，展示着“梅兰芳访美艺术图谱(部分)”。这些纷繁精美、底蕴深厚的图谱，系 1930 年梅先生访美演出的发起者齐如山先生组织画家设计制作。画轴共 183 卷，1987 幅，涵盖京剧的服装、脸谱、砌末(布景道具)、乐器、舞蹈造型及剧场等元素，堪称京剧百科画卷，皆是国画风格、中英文对照，形象生动地将国粹京剧特别是“梅派”艺术展现在了美国

观众面前。

前院南面六间房是梅先生的生平展。一段段视频、一件件实物、一张张照片、一篇篇文字，详细记录了他的艺术生涯。缓步观看，整个人沉浸在梅先生对京剧艺术的刻苦钻研、创新精进、不懈追求和弘扬传承之中。看到他在抗战时期罢歌歇舞、蓄胡明志、卖画谋生的故事，感觉那一刻，他就是《抗金兵》中的梁红玉，就是《生死恨》中的韩玉娘，就是誓死抗日、铁骨铮铮的“中国人”梅兰芳。

迈过中门，进到正院，悠扬婉转的《贵妃醉酒》原声传来，优美的海派唱腔如丝如缕，如纱如雾，萦绕小院。

正院迎面立一座木雕影壁，其后放置一高脚石雕鱼缸，池水澄澈，水草碧绿，几条红金鱼游弋其中。东西厢房原为梅先生子女的居室和餐厅，檐下画有“梅兰竹菊”四君子，现辟为展览室，正在进行一场“梅兰迎春画展”。梅兰本就深受文人墨客推崇，今又在梅先生府上展出，确实相得益彰。

正院北房，是梅先生的居室。正中为客厅，里间为起居室，东西耳房是卧室和书房。隔着门，透过窗，可见屋内的沙发、桌椅、板凳、橱柜、书桌、床铺、茶几、灯笼、挂画、摆件……尽显雅士气息。客厅西墙斜竖着当代印度画圣难达婆葳为梅先生绘制的巨幅油画《洛神》，生动传神，格外醒目。

正院靠北有两株柿树，小叶刚刚萌芽，枝头还挂着旧年风干的柿子。靠南有两株海棠，花开馥郁，美丽明艳。走廊墙外两株丁香清新脱俗，馨香弥漫。六株树分布南北西东，将小院装扮得生机勃勃，似乎看得见梅先生每日在树下吊嗓，练功，授课的身影……

轻声缓步拜访大师故居，不禁低声哼唱起那曲经典的《梨花颂》：“梨花开，春带雨。梨花落，春入泥……”不舍地移步门外，转身，回望，忽地想起：大师已去，惟余追思。于是，整整衣襟，掸掸灰尘，恭恭敬敬鞠了一躬…… (作者供职于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文联)



大地写诗

仇士鹏

春耕，是缄默寡言的农家人对土地的一次盛大抒情。

水田上，白鹭三三两两立着，迈着细长的腿，在田野里谛听春天的脉动。燕子剪开了柳叶，街着从南国带回的春讯盘旋在天地间。村庄静卧在一片水墨色的流云下，似乎还未从严冬的僵硬中缓过来，半梦半醒睁着眼睛。风中，春寒犹在，晨光拂过父亲的呼吸，在水田里划开道道涟漪。

“走，下田去！”父亲抖了抖牛绳，招呼着老伙计。

蓑衣是父亲的礼服，斗笠上有每一次春天留下的吻痕。牵着牛，扛着犁铧，他像一个举起笔的诗人，把灵感提在笔尖，准备在大地上挥毫，记录大地酝酿已久的深情。那双空荡了一整个冬天的手，紧紧握住犁铧，沉重而充实的手感让父亲的心踏实了不少。

随着风一声清亮的欢呼，等待已久的耕耘终于化作一个动词。宣泄、跳跃，要把激动的心情喷薄而出，像一阵浩荡的长风，要为整片田地写下崭新的定义。犁铧写下诗行，用铺陈、起伏的排比尽情吟咏春天，当波浪涌动时，一声声惊叹便从大地上次第生长了出来。

牛打着响鼻，对着远方的白鹭与燕子一一问好。父亲扬起鞭子，力量全留在了半空，只将声声催促送到牛的耳旁。这头牛和我一起长大，不会说话的

它，便用一垄垄的土地交出了回答。蹄子下，泥土向后跃动，又被父亲睬碎，像睬碎过去一年的苦涩与辛劳，让土地更适宜新的故事生长，一年比一年丰茂。

休息时，父亲也要让双脚和田野靠在一起。坐在云的下面，坐在田野的边缘，他的目光漫过每一颗幼苗，越过村庄的篱笆，沿着炊烟一路飘向天空，望向降落到未来的一场场大雨，望向贮存在天空上的一缕缕阳光。那一刻，无数农谚从他的早烟里冒出，他的身影渐渐有了气象学家的轮廓。

“知道时节的雨就是好雨”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”父亲不会背唐诗，但却始终记得关于雨的诗句。春雨如约而至时，他点一支烟，坐在窗边，静静倾听天上惠泽的呢喃絮语。

或许相比我，父亲更懂得春天的浪漫吧。远远地，在他渐渐弯曲的腰背上，我看见了春天最生机勃勃的注脚。

每到春天，我总会想起春耕的情景。原来，时间也像一头老牛，早在我生命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在一些风雨温柔的梦里，依旧能够听见犁与土壤的对话。我也渐渐意识到，春耕已不仅仅是一项农事，而是一枚沉甸甸的文化符号，一种生存美学的象征，一种希望与喜悦在季节中的隐喻。那一幅田园风光，在每一年春回大地时，都酝酿着勃发的灵感，等待着一颗热爱生活的心，前去唤醒和耕耘。(作者供职于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)

